

新蜀報

第一卷 · 第四期

(錄 目)

刊 月

中尉夫人(小說)(二).....	典刑人物(散文).....	撫州道上(小說).....	阿金(小品).....	詩 在光明的湧流.....	你在血海中爭取生存(朗誦詩).....	抄 奮起吧！成都.....	軍長和我們算賬(戰地通訊).....	誰謂西北多貧苦(詩).....	評「自由的旗」(書評).....	漫畫 院(隨感).....	洪菴(小說)(四).....	伊藍布倫(長詩)(四).....	敵人自食戰爭之果(封面).....
------------------	---------------	---------------	-------------	---------------	---------------------	---------------	--------------------	-----------------	------------------	---------------	----------------	------------------	-------------------



斯逸戈陳魏劉魏陳戈逸逸斯
子 江 義成 蕪精

民因華淵度因林鵬軍波明忠魁止雲樵因

日十月二十年八廿國民華中： 期日 版出
分 幣 國 售 零 冊 每： 價 定
濤 問 濤 憶： 人 輯 編
度 江 雙： 人 行 發
社 藝 文 部 西： 者 版 出
號七十八街華光都成： 址 地



四川省圖書館

中尉夫人 (二續)

他不願再這樣的思想下去，因為這種事情，越想只有越使人痛心。假使他這次不是爲了要探視他那年邁多病沒有侍候的可憐的老母，或者他是以前就知這些情形，他一定不會回到後方來的；後方的一切，實在太令人失望了，太令人寒心了。

可是，當他猛然想起他是從血的搏鬥中生長着的，他獲得有一滴光榮的生命，這確實是值他對任何人驕傲的，於是他又開始對那些自命爲高傲的人們譏諷起來。

喂，你曾見過死屍嗎？

全車的乘客聽了他這一句突如其來的不利的問話以後，在惡寒之外，也表示着一種驚動的神色，又一度把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他身上了，這些視線，又都充滿了可怖的幻影，顯然，這是很明顯的可以觀察出來的，是完全沒有一些驕傲的成分含在內，他們的驕傲都似乎已受李中尉特務長的譏諷的襲擊而被克服。他們便都變成了一幅怕死的可憐相。

死屍，腐臭的沒有人收拾的死屍，李爲特務長裝着那樣嚴肅的，故意把語氣加重的，重複說了一遍，但他不願把這話的意思詳細的對他們解釋，這確是使他們難以捉摸的，雖則，他們都滿懷着驚惶

的心情在期待他這可怕的故事能够更明白的敘述出來。

現在他是已經簡單的話語之中探察着他們的心意了，以致暴露了出來，他們雖是那般的高傲，然而，原來却是貧生怕死的禽獸啊！

四

同車的一個女郎開始在注視李中尉特務長了，他坐在第二排，不時也掉轉頭向李中尉特務長顧盼；他也發覺那個女郎確實在注視他，但他不知道她究竟在對他表示些什麼意思。

車子到達內江的時候，乘客們紛紛下去，各自找尋住居的地方。李中尉特務長是最後跳下車來的，那女郎還在那裏等候着，見李中尉特務長已經下車，便走近他的身邊，笑着向李中尉特務長問道：

這地方先生熟悉嗎？

李中尉特務長很奇怪的對她望了一望，答道：

以前我倒在這裏住過。

那麼你一定很熟悉了。她繼續向他說：我想請你指點一下，因爲我是初次過這地方的，我不知道應該住在什麼地方好？

李中尉沉思了一會，又再向她仔細的打量了一番，便指引她的走路。

朝前面走，那有一家比較安靜的旅館，你可以往那裏。他說時也朝前面走。

謝謝你！那女郎很着走了幾步，便又問道：你先生也打算住在那裏嗎？

我以前每次經過此地都是住在那裏的。李中尉邊走邊說，但他沒有去注意她的電燈照着這熱鬧的花市，過往的人們就在燈光下一串一串的蠕動着。

在一家旅店門口，他們把隨身攜帶的行李停了下來，即刻便有一個茶房接了過去，並且把他們迎接進去。

恰巧這時旅店中還剩着兩個房間，他們就住下了。李中尉特務長很不自然的關着門在想心事，正想到關於那位女客的一段，他的房門忽然開了，走進來的正是他所以想到的那位女客。

你願意我進來嗎？她嫵媚的對李中尉特務長笑了一笑，看她那樣子，已經重新打扮過一次，確實要比在光亮的多了。

請吧！他站了起來，把坐着的凳子讓給她坐，自己便坐在床沿上。

那位女客像是已經同李中尉很久以來就認識一樣，她是在一個面生的男子前面並坐下，這點却使李中尉特務長驚奇起

斯因

來了。

——你一定從前該回來的吧？她坐下了，又向李爲問道：

——你爲什麼知道呢？李爲反問他。

——當然囉，她做了一個使人難以形容的嬌態，說：看你的臉色，你一定走過很長遠的路程，並且，哦，你還是一個負傷的將士呢。

——那麼你也會看相嗎？

——我倒不會看相。她又把身子扭動了一下，歪斜了頭在望着他笑。

李爲心想，這不能不算是一種奇遇，同時他斷定她也許是風塵中女子，於是他也就樂於和她周旋了。

——你一定很辛苦，是吧？漂亮的軍官。她走近他的身邊，眼睛中充滿了淫蕩的熱情，老是望着李爲特務長媚笑。

——呢，漂亮的姑娘，啊哈……李爲特務長禁不住了，把她撲在膝上，狂吻着。

好一會，也沒有聽到他們談話的聲音了；旅店中的那樣搔擾的聲音也已趨沉寂，是深夜時分了。

× × × × ×

車子又在曉霧中行進。乘客們仍舊是昨天那一批，不過在李爲特務長旁邊的那兩個座位上，昨天是兩個商人，今天却換了一男一女，並且還加上一個三四歲的男孩，男的大約有三十多

歲，像是一個機關裏的公務員，十多歲的漂亮年輕太太，看他們那樣子，很像是一對夫婦。

那個孩子不知道爲了什麼哭起來了，年輕太太便把他捧到男子的身上，她並不惱怒，她祇是慈愛的對孩子說：

——到你爸爸那邊去吧！你喚他爸爸。

——那位男子似乎很驚異的望了望她，但沒有理孩子；她也望着那男子祇是羞慚似的微笑。很奇怪，孩子並不哭了。

車子不知道又到了一個什麼站。男子獨自下車去了，但那位漂亮的年輕太太和孩子並沒有下去，於是她和那位男子的關係，也就開始使李爲特務長懷疑起來。

有趣的事情又繼續在李爲特務長的眼前開展着；現在那位年輕太太漸漸地注意到李爲特務長了，不時也把孩子送到他的這邊來。李爲並不感覺絲毫的驚駭，他似乎已經料到她必然會向另一個人進攻的，不過他在先沒有料到就是要對他自己加以進攻。他全把那位年輕太太的身份估計得非常確實，她是一個淫蕩的少婦呀！

李爲決定不理睬她，他的態度裝得非常鎮靜和嚴肅，有時他又望望昨夜那位女郎，覺得他今天的態度與昨天截然不同，她現在是那樣的莊靜，像是沒有什麼使得她去注意，她老是低垂着頭在想什麼心事似的，也不回轉頭來看他一眼了，這倒使

特務長有點奇怪，他想：難道她是個家婦女吧？那麼昨天她爲什麼要那樣做呢？他心裏開始漸漸地不安起來了。

車子到達牛車口車站的時候，天色將暮。乘客們又是一番的騷擾，都下車去了，紛紛僱黃包車入城。

那位女郎並不等候李爲特務長了，也不向他打個招呼，便獨自提起行李走出車站外而去，這時李爲特務長更加奇怪了，他急速的趕上前去，很有禮貌的向他說：

——要我送你回去嗎？

——不，你不能去。她毫未考慮的拒絕着，仍然繼續走。

——那麼告訴我地點吧，我好來看你。他跟着走了幾步，又向她說：我們還可以見面嗎？

——也許可以。她答道：但我不能告訴你，我不願你來看我，再會吧！她說着，也不再理他，便僱着車子進城去了。

李爲特務長像是擔心着自己犯了什麼過失似的開始惶悚起來了，他對於那女郎的身份越發使他懷疑了，也許她確實是個「家婦女」，他想，於是他那顆不安的心更見激盪了，由悔過而引起的慚愧的感覺，差不多使他感到十分的難堪。

他回到車站去取他的行李，那位年輕太太仍然等着在那裏，她看見他獨自悵悵

的回來，却笑着對他說：

——你可以送我進城去嗎？我住在少城，我丈夫也像你這樣一個魁梧的軍官，不過他在前線。

——你自己去吧！李為特務長連望也不願望她一眼，拿着自己的行李走了。

夜之韓幕已漸漸地降落在人間，漸漸地籠罩着一個偌大的都市，街市像醉漢般的叫囂着，人們就像潮水似的在每一條道上流動；這時，李為特務長忽然想起了他的朋友林定邦中尉的話，成都確是要比從前繁榮了。

五

一早，李為特務長換上一套整潔的制服，從旅館中出來，精神飽滿的在街路上走着；他打算去會他的朋友林定邦中尉的夫人。

他最先找到××女子中學，是在一條僻靜的巷子裏面，他會着學校裏面的校長，那位校長便是林定邦夫人的姨母，她的年紀大約在三十以外，態度確是非常溫雅和賢慧；當李為特務長告訴了她，說他要會林定邦夫人的時候，她便笑着他對他說：

——如果你早得一個星期來，也許可會着她。

——她不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嗎？李為表示失望的問道：

——是的，她說要回到嘉定去，不過好久她也沒有寫過信來。

——以前她是住在你家裏吧？

——幾個月前她是住在我家裏的，她說：後來自己另外租了房子住，自那次以後她就很少到我這邊來了，一直到上星期一，她來告訴我說要回嘉定去，就是那一次來過這邊。

——你可以告訴我她的住址嗎？

——可以的，她想了一想，說：是××街一二五號，這裏去倒不很遠。

——謝謝你了。李為臨走時又對他說：我想我再到那邊去看看，如果這次會不着他，下次我回成都的時候再來看他。

——很好。她說：哦，你再就攔一會吧，我忘記問你一件事呢。

李為特務長只得轉身回來，等待她的問話。

——噢，你一定有什麼事情要找她的吧？她問：

——我不過順便來看看她。

——我想就是告訴我也不要緊的。她笑了一笑。

——這意思使李為特務長很懂得，他趕緊聲明着：

——我這次是從前方向來的，林定邦是我們至好的同事，我隨行時他就囑咐我，要我到成都時順便來看看她，她現在既然不在這裏，我想也不必耽擱了。

——真對不起啊！哈……那麼你一定知道的，他近來好嗎？

——你是問林定邦中尉吧？

——正是他，聽說他前次受了傷，他現在已經好了嗎？

——我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傷不但好了，而且非常康健。

——我真快樂啊，如果她聽到了這消息，我想她也是很快樂的。可是，真不湊巧呀！

——是的，真不湊巧。李為說：如果你看見她的時候，請你告訴她，他對於她非常的思念，希望她能時常給他寫信，也許我下次不來看她了。

——最好你能告訴她……好的好的，再會！……真對不起啊……

李為特務長辭出後，決定再到××街去走一趟，他想：或許沒有離開成都，說不定她要騙她姨母也是可能的。假如到那邊去還會不着她，他才好回去對朋友覆命，朋友臨行的囑咐，是不能絲毫敷衍的呀。

他走到××街，在一家衙門進去，有一座小小的獨家院屋，那就是一二五號的所在地。他輕輕的敲開了門，走出一個年青傭婦來，一看見了一個軍人站在那邊，便表示着很不耐煩似的向他悻悻地問道：

——找那個？

——林太太住在裏面吧？

傭婦並未回答他，祇是用嘴皮向裏面房間裏努了一下，便把門「碰」的一聲關閉着。

這情形倒使他懷疑起來了，因為他聽見備婦所指的那房間裏面似乎有男子的聲氣，他趕緊去找那離開去的備婦再度盤問着：

——是林太太，聽清楚了嗎？

——就是她，告訴你你還要這樣囉嚕。真討厭！

這時李為特務長真忍得氣，也不同她計較；但恐怕又會找錯人，便又走出門外去重看一次門牌，不錯，是一二五號，他更懷疑了，但他也就大膽的在那房間外面喚了一聲：

林太太！

立刻有一個女子的聲氣在裏面答應着：

——那個？

——你是林定邦中尉太太吧？李為恐怕會弄錯，又繼續問了一遍。

——是的，你是那個？

這時，從裏面走出一位年輕女郎來，相見之下，便都非常的驚異，因為這位林太太，就是昨天同車來的，而且在內江旅館裏曾經同李為特務長發生曖昧的那位年輕女郎，他由驚憤而又感到萬分的慚愧，於是不再作一聲，便抽身往外面跑。

林太太追到門外來，向他喚道：

——你就是連坐都不肯坐一下嗎？

——不不，我要走，再會！他說時掉轉頭去，看見她倚着門檻站立，態度平靜而嬌媚，但即刻便被一個男子出來把她扶

進去了。

這情形使李為特務長非常憤怒，是爲了朋友，她不能把她當作他朋友的夫人看待了，因為她這種勾當已經侮辱了他的朋友了，她原來就是這麼一個淫蕩的女人呀！這可恥的勾當……

本來，照他平素的性格，他必須站在朋友的立場向她質問，或給那個野男子一頓教訓，然而，他想起在旅途中的那回事，就是連他自己也對不起朋友了，他已經沒有那種勇氣，他慚愧而且苦起來，這痛苦又似乎比遭受任何刑罰還要使他難受去了。他是那樣懊惱，不安，一直跑回旅館中去了。

當天下午他就僱了車子回到家鄉去。

他這次回到家鄉並不像在前方預感到的那樣快活，他差不多完全沒有這種感覺。母親是睡着在床上，已經有半年多也沒有起來過；雖然他那唯一的妹妹可以在家裏照料，但是她已經是個家裏人了，終究是要走的。此外便沒有一個人可以代替他來待奉他那年邁多病的老母了，這點使他一想起就非常難過。

——唔，自從接到你報告負傷的那封信以後，我就睡在床上，到現在也不能起來，我以爲我再不能看見你了……啊啊，你已經回來啦，我真快活呀……你的傷口一定好了吧？母親看見了他回來，就這樣快活的連連向他說。

——好了，媽媽。他安慰她：你好過……

——唔。她停了一會，眼睛裏忽然有點濕潤，這中間似乎蘊藏着無恨的酸楚的經歷，又都在她那劃滿了許多深深的縐紋裏表現了出來，但她立刻勉強的歡笑着：我今天似特別要好過，我要起來。

——你還是好好的睡一睡吧！他勸阻她。

——不，我已經睡了半年多了，睡得太久了，我要起來透一透氣。

李為坐在床沿上，用一個肩膀支持着母親的身子，手抱住她，使她安穩穩地坐了起來。這時，他的十五歲的妹妹春蓮快活的跳了進來，向他哥哥說：

——水已經燒熱了，並且已經給你打好，你去洗一個澡吧！她走近床邊，看見她哥哥已經把母親扶了起來了，便又急速的說道：這是要受寒的呀！快快睡着吧！

李為把這工作交代給春蓮以後，他出去了。

——噢，春蓮。母親吩咐着，你給哥哥預備晚飯，他必定餓了，我也要吃一點。

——嗯。春蓮答應了一聲，把母親扶着睡下以後，也就到廚房裏去預備晚飯了。

六

由於林定邦中尉夫人所給予他的那種

無可如何的不安感覺，隨時都盤據着他的整個心靈；從那天起，差不多已沒有一個時刻他的心靈平靜下來；他那純潔的童貞已遭受玷污，即二十餘年來他所保持着的靜心波，亦因此而掀起無限怒怨的激動，雖則，他現在就回到賜給他童心的慈愛者的懷裏，也不能恢復他底真純了，他已失掉可貴的賦予，甚至連過去那些可貴的憧憬他都沒有勇氣去追憶了。現在所能給予他的，祇是懷喪，憎惡，慚愧和不安。

他回到家鄉的第二天，便決定要返前方去，當他把這決定告訴了他母親的時候，她是那樣的失望和痛苦，她的喉嚨像被悲哀梗塞着，好久也說不出一句話來，祇是那雙欲哭泣的眼不轉瞬的釘住他，在她底眼睛裏，似乎又深隱着一種驚訝和絕望的哀愁。

李爲特務長又何嘗要這樣忍心的傷害慈母的心呢？這似乎也出於不得已的。好久以來他就已經把他所有的一切都許給國家了，現在也就是他正須爲國家效力的時候，他不能不做一個不孝的逆子，忍心的拋棄他年邁的母親和弱妹，重返到自己的崗位上去。在另一方面，他是急須要向朋友自首的啊！因爲在他覺得，他已經受了良心最嚴厲的譴責，他辜負了朋友的妻子了，這種罪過在他想來是無可寬恕的，他必須把自己的過失向朋友親自供認出來；他決定即刻就返前方去。

自然，他的母親是不知道他的這種隱衷的，她對於自己的兒子獻身爲國的這個念頭，她並不反對，然而她終覺得他這樣未免太忍心了。

——你不過才回來兩天呀！……無疑地，母親所有的悲苦的隱情都從這句話表現了出來，但李爲特務長有什麼方法來安慰他的母親呢？他唯一的方法也祇有諛語，除此以外，他再想不出較好的話語來安慰他可憐的母親了。

——啊，媽媽！我回家來祇兩天，但已經就攔很久了，長官們都殷切的盼望我早些返部隊上去，他們都像媽媽這樣慈愛的懷念我，他們須要我……

也許母親已經原諒他了，雖然，他並不知道她的兒子在對她說謊。

——好吧！母親慨然的說：隨便你自己決定就是了，我也沒有什麼……祇望你在前方好好的保養身體，一切都要小心。

這種偉大的愛的撫慰，使他益發感覺不安了。因爲，他這次從幾千里外歸來，原是帶着無限喜悅的心情來安慰他母親的，然而，母親不但沒有得到他的安慰，而且反給予她心底刺痛，這也是使他感覺不安的重要原因。同時，他這次回到後方來所遭受到的一切難堪的刺激，尤其是林定邦中尉夫人所給予他身心的傷害，這是使他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一個不幸的鉅創，他憤恨，懷喪……幾乎就要痛哭起來。人

們對他太可惡了，像旅店主人，司關者，中尉夫人……那一類的人們，他們都好像要想什麼法子把他殺害似的那個樣子來對待他，在這當中，唯一能給他安慰的，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慈母的愛，可是，他現在偏要拋棄這偉大的愛的撫慰，走向卑視他的社會去。

他就是那天重新踏上了遼遠的征程。

X X X X X

自從後方回到前線去的李爲特務長，態度上誠然經過一次極大的轉變，隨時都是沉默着，是一種可怕的沉默。

他和他的朋友林定邦中尉會面，是在他們分別以後整整兩個月零三星期的最末那一天，在東戰場的一個防守地點，他們都歸回到自己的部隊了。

那是一個初春的下午，林定邦中尉正牽了一排士兵從野外工作回來，在營房門口，看見李爲背着行李來了，他是怎樣的快活啊，他高聲的呼喚着朋友的名字，立刻又像孩子般的跳了前去，把他朋友的行李接在手裏，引他到自己的營房裏去。

隨後林定邦中尉又邀請李爲特務長到街市中的一個酒菜舖裏，他吩咐侍者把所有的食物都給他備來，并且他又吩咐另一個侍者：

(未完)

典型人物

——從軍瑣記之二——

逸樵

十一月七日把校編好之後，第二天就正式開始上課，那天恰是禮拜一。

時間是這樣分配的：每天有兩小時的術科，兩小時的學科，晚上有兩個鐘頭的精神訓話。來同我們講過話的人，我還記得有現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葉楚槍先生，社會部副部長洪蘭友先生。（講戰時民衆組織與訓練法令）當時的內政部部长蔣作賓先生，次長陶履謙先生，（講地方行政及其組織）黨國元老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先生等。（講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在這裏，我特別要提出兩個人來加以追述，一個是當時的主持人陳立夫先生，一個就是革命了幾十年，如今忽然變節投入敵人懷抱裏的汪精衛！

在幾百人全體立正的當中，一個穿青色中山裝瘦瘦的漢子立講台上，髮已斑白，眼光非常敏銳，好像夜鷹似的。說話滿口湖州音，聲低氣沉，但却很清楚，其他看不出甚麼特徵來，那就是效忠黨國領導青年的陳立夫先生！

上面的一段，是陳先生第一次同我們講話時，一個同學對他的素描。是的，立夫先生和普通人一樣並沒有甚麼特徵，但他却賦有一般人所沒有的聰明，毅力和埋頭苦幹的精神！陳先生是學過工科的，

所以他講話時常愛用X Y之類的名詞，他擅於講演，有力最使聽者越聽越有勁，過去在北平公開講演時，日本人都很害怕，說他是太和民族思想上的一個大勁敵。

陳先生的「唯生論」，我想凡是讀過的人，沒有那個不說是精深遠大！在那時我們講的「中國的中心思想」，就是唯生論中的一部份，從中國古說到現在，從西洋說到中國，從歐洲十八世紀說到目前的思想變遷，從科學思想說到中國的固有文化，而結論至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謂能救中國，救世界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實行三民主義！那種偉大的理論，精澈的分析，使每個人都感到興奮，雖然整整的坐了四個鐘頭，大家都不覺得絲毫的疲倦。

是十一月十二日的晚上，下午剛落過雨，路上盡是黃泥，但當我們經過那條路時，却已鋪滿炭灰，墊起竹席，兩旁還站着許多衛士，和以往的氣象有點兩樣，大家都在想今晚講話的決不是個泛泛的人物。果然，由張主任介紹後，以英俊姿態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的，就是大名鼎鼎，過去受許多人崇拜，現在被萬人唾罵的汪精衛！

那晚上他講的題目，是「內政與外交」

一，對外交方針分為四個方向：第一蘇聯，第二英美法，第三德意，第四其他各小國，凡對中國抗戰表示同情的國家，都應向他們分別聯絡。并極力駁斥人民陣線主張除蘇聯外，對其他各帝國主義均應與之絕交之言論，對內政，叫大家信仰三民主義，謂有主義才有信仰，有信仰才有精神，有精神才能抗戰。其結語說：「願大家在中央領導之下，抱犧牲之決心，求最後之勝利！」

十年前的汪精衛，是如何受青年們的敬仰，抗戰軍興時的汪精衛，是如何受政府的重視。聽他這一篇講演辭，又如何使人振奮！可是，誰料得到，長期抗戰才只到一年多，他竟因畏懼，動搖，以至於沒落了。王陽明先生就義時曾說過：「孔子曰成仁，孟子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汪精衛追隨中山先生革命數十年，也曾讀過聖賢之書，而他所學到的，只是空談闊論，貪生怕死，臨危變節的「一套把戲，能不令人慨然！」

我所以把立夫先生和汪精衛相提并論者，一則正在埋頭苦幹，作復興民族的艱巨工作，一則在自掘墳墓，踏入了死亡之途，正証實了所謂「朔風識勁草，歲寒知松柏」兩句話的道理！

撫州道上

旅途像人生一樣，有時覺得它迢遙，有時又覺得它太短，不是這樣嗎？早晨天剛亮由東鄉起身，一直步行到岡上圩，飯一點也莫有吃，風越刮越大，雨，不住的在下，莫有傘，也買不到斗笠，只好把軍帽當雨笠去淋，水順着帽簷滴在臉上，流在胸前，只好邊走邊擦，棉大衣莫有法子也只好當雨衣穿，眼看着這才做不久的東西這樣便犧牲了，再痛心也莫有辦法，『流亡』，不是比犧牲一件衣服還更痛心嗎？痛心！誰使你如此，假如不是鬼子的殘暴，牠到處姦淫殺掠，到撫州這條路上，平常那裏會有這樣擁擠呢？他們說着不同的方言，感慨着我戰爭所給予他們的痛苦，辛酸的眼淚，只要一道及他們的遭遇，便會不自然地流下，咀咒着鬼子也咀咒着皇天的無情，逃難還要淋大雨。

皇天的確太無情，雨從早晨下到快十點鐘了還未停，棉大衣加了重量，皮鞋也泡漲了，雨天走四十里的路，好像走九十里那樣的困難，正待破壞公路的工人，披着蓑衣，迎着我們這般流亡者，他不是笑，他心中好像在說：

『活該，誰請你向後跑？怕死。爲甚麼不去前方和鬼子拚個死活？鬼子還未來就在跑，大雨中逃命，吃苦是自己找的，真活該！你看我們這時還要爲國家做工，

破壞公路，阻止敵人前進，像你們這些傢伙！』

看着這羣流亡者的表情，是多麼淒然！流亡，我不是也在同樣流亡嗎？在金華時我早就預料到有這一天，我不奇怪，也不悲痛，我永遠記得使我們同胞與我顛沛流離的是何人。

難民一批一批的朝撫州前進，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和小脚的婦女支着拐杖在走，背上還要背着衣包，年青的農家婦女背着一個的包袱，懷中還要抱個小孩，手裏又拉一個，男孩子，沉點地低着頭在泥濘中跨進，女學生些同樣的挽起旗袍冒着雨走，一邊不住用手巾拭額上的雨水，這淒涼的圖畫，不足刺激我們嗎？不足刺激我，只使我心情更深地地面憶到以前在皖南各地所看見的流亡圖，却比現在還要悲慘些啊！

『媽媽，我鞋子脫了。』

在這淒風苦雨中，人們正埋着頭在走時，這一聲清脆的女孩子的呼聲，不禁使每一個旅客——洗是流亡者吧，都抬起頭在看。

一個蘋果般紅嫩的小胖臉剛巧在我後面現出。她一支足已踏在濘泥中陷住，左手却抱着一個大熱水壺，右手拉着衣裳，手，早就冷紅了，她睜大兩眼望着我和她

的媽媽，好像等待救援那樣。這小女孩太可愛了，我回轉身扶着她，一面替她拾起鞋子在草上拭乾再爲她穿上，她兩眼光登登地不住望着我不成樣的軍帽，直待她媽媽叫她向我道謝，她才說：

『先生，謝謝你啊。』

『小妹，你幾歲了？我故意問她。』

『七歲。』

『你是那裏人？』

『我家是安徽。』

『家呢？』我又追問她一句。

『我們那家被日本鬼子燒光了……』

那時無情的小眼睛也好像有點濕潤樣，一個小女孩，她也遭遇到這不幸的流亡，她也能感動着她的家，也能仇恨着鬼子，將來民族復興的力量，自然也雄厚得多。

『先生，你們到那裏去？』

小女孩的媽，一個大約三四十歲左右的女人，她背了一個藍色包袱拿着一根手棍復吃力的在走，她並不像一個農家婦女，邊走她就開始同我講話。

『嫂子，我是有公事去湖南的，火車斷了，莫法才繞道去撫州想走吉安轉湖南。你們到那裏去？』

『我們暫時莫有法子，只好到了吉安親戚家裏住下再看！』

『這條路你們走過嗎？』

『這條路你們走過嗎？』

「從來沒有走過，只好走一節算一節吧。可憐她爸爸也給日本鬼子拉去了，莫法我們才自己跑路啊！……」她說了這句話，我不敢看她的面，我只好更低下頭走，我將用甚麼話去勸慰這可憐的母女呢？

「嫂子不要悲傷。鬼子的殘暴，終有一天末日，那時我們再復仇吧。這裏去吉安的路還遠，路上走的人很多不要緊，我們一道走，也許我或者可以幫你一點忙，好在大家都是逃難啊。」我同情這孤苦的母女，我想不到好的話語去安慰她，只好這樣說。

「先生，你在那裏作事？你不是由前線下來的嗎？」

她，好像不大相信一個陌生年青的軍人會這樣同情她母女的孤苦。軍人在一般人眼中總是存壞心眼的多，同時她又好像知道我不是一個士兵出身的人，才能這樣親切地對待難胞，同舟共濟地去幫助她。本來在兵荒馬亂之時，一個婦女孤身出門，她已遭受到鬼子的殘暴，她也曉得以前士兵的可怕，她們從前綫好像失了人性和瘋狂般與敵人鬥爭下來時，她們的心靈短時恐怕不會安定，當然就免不了有非常的行動來在老百姓身出氣的可能，因為如此

，她不得不探問我啊。

「嫂子，我在政治部作事，以前我也是學生，抗戰後我才參加到部隊裏來做救亡工作的。」

「先生，你貴姓是那裏人呢？」

「我姓×，我是四川人，離開家已八年多了，這次因公事才到湖南，到了湖南想順便轉回家去看看母親，再轉戰區工作……」

話還沒有說完，天空中響：響：響：響的聲音也漸在我耳鼓中清晰，馬上我意識到這是敵人的飛機來偵察我軍退却情況的，我一手牽着小妹妹，踉蹌地便橫起朝田邊跑，一面又叫她母親趕快向左邊田畔跨過到一個有樹的小山坡下藏身，同時我又大聲喊叫路上的人快點找地方掩藏起，恐怕敵機看見人羣開機槍掃射。我們剛剛跑到山坡足下臥倒，果然二架敵人的飛機由南昌那面低空飛來，太陽微可怕地恍入眼簾，兩挺機槍的影子，我約略也看到，我藏在墳堆與石碑的中間，濕的大衣塗上許多濫泥也不管了，我不怕，我還是來看看鬼子又會幹出怎麼一回事。

人，一下便跑光了，戰區中的民衆，早就得到事實給與他們的實在的教訓，只

要有人先發現飛機一喊，其餘的人便本能地掩蔽起來，行李當然顧不到了，這現象是不會像後方的人那樣膽大和鎮定，敵機到了頭上，還要安然地在觀望，毫不在乎那樣，死，一個人固然免不了，可是死要死得光榮啊，死得有價值啊，死在疆場或者是為民族國家而犧牲那才值啊，無益的自誇的犧牲，反轉會減弱抗戰的力量，並且死了旁人還要罵他活該。

敵機朝前面很慢的飛去，牠好像去追逐走在我們前面的某軍部隊樣，果然，一陣清晰的機槍聲音，誰人都聽到，除了忿怒是這時人們的表情外，我們將怎麼去報復這恥辱呢？

走多半天了，賣飯的人家，總算看見，肚子裏老是覺得不安，口也渴了，表，一看已經兩點多，到撫州還有四十里左右，天，好像被雨遮暗了樣，雨不停的還在下，走不攏今晚又宿何處呢？未破壞的公路像萬里長城樣，越走越長，好像一條白蛇樣伸直在眼前，我不願再看牠，我的心只在看路邊有無賣飲食的，早晨從東鄉東站起來，一直跑到現在，週身淋得透濕，再加以饑餓，人似乎有點受不住啊。

茅屋看不到一間，對面過來的人

光明的湧流

陳 甦

江河汎濫着不盡的淚，
都市進着額，皺着眉；
(暴敵的騎影掠過)
蒙着霧，蒙着塵灰，
我們守着一堆堆
斷井頹垣。

黑暗中遊離着一朶朶光，
鋼鐵的行列
高擎起自尊的火炬，
艱苦地行進於荆棘叢裏；
陰影吐出沉重的呻吟，
一朶朶光，忽滅忽明！

我們在沉睡的鐘上
敲出了一聲巨響，
它顫動的黃昏
在每個暗角——

在這破碎的土地，
我們要建起一座
光燦的碑石，
刻上永恆的「自由」。
聽一片濤聲遙遠，
那是光明！
它的湧流的淹沒
橫暴的魔羣，
給我們漾出
金碧的和平。

僅三四個，煙風撲朔中只好繼續邁步前進，好容易又走了三四里才看見一家賣飯的。山芋的焦香味和飯味早就透入鼻中，這在平時是不容易感觸的一種氣味，同行的——一個衡州商人毛先生也跑餓了，只得大家坐下憩氣。小妹妹和她母親也共一桌休息，患難中的友情，不管男女都更顯得親熱，這種熱情，不是虛偽的，不是做作的，是由於衷心所發出的一種同情心所致。在抗戰過程中，在戰區裏，這種現象是很普遍的，譬如說你不知道路，你隨便向任何一個旅客，任何一個不同身份的人問路，你只要說聲——

「老鄉，請問你到××走那裏去？」

對方的回答，總是一種和藹的語調，同時他會誠意地指示與你或詳細告訴你一切，這種現象在抗戰前却不敢說各省都有的。再說吧，在戰區中一個老百姓碰見一個軍人，不管他是士兵或者是官長，你同樣的問他，稱他一句「老鄉」……他可是非常客氣地會答覆你，絕不會不睬你的，這事實從前有嗎？可說沒有。抗戰以後，軍民間的情感，由於同仇敵愾心的引發，早已蓬勃新生起來了，表現出中華民族不是從前那樣的一盤散沙樣。過去軍

民間一切應有的隔閡與乎下意識的惡感，現在早已化作烏有了。有人說：

「抗戰以後，中國有一個好現象，即是抗戰前老百姓怕兵，抗戰後老百姓不怕兵。」

不錯。這種現象，從戰區中經過的人們，都會感覺得非常興奮這話是真的，這種軍民一致的心理所造成的精誠團結力量太偉大了，這樣偉大的力量，怎麼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呢？

一碗青菜，一碗蘿蔔絲，一碟炒雞蛋，一碗蛋湯，正在饑餓中的這羣男女，誰也不會再客氣，便狼吞虎嚥地吃起來了。

飽，才能暖和身體減去疲勞，我們告別了這老板夫婦，依然冒雨又前進，新生的力，加強了我們的勇氣，連小妹妹也歡喜萬分的跑在前面，她不怕濫泥再陷住她的足，她同我們一樣，是希望早點到撫州。一直走到天黑，撫州城廓的遠景，才算在朦朧中望見，這時雖然每個人又走疲乏了，可是每個人的心情也安定得多，勁又有了，便順着未破壞完的公路，進入這一度繁華的撫州城。

(完)

在血海中爭取生存！

(朗誦詩) 魏精忠

我們——中國人，
 在反侵略大蘇下戰爭；
 把殘酷野蠻的倭奴趕出國境，
 打殺法西斯的軍閥毒蕪逞凶，
 我們要在血海中爭取生存！
 侵略者從血海中產生，
 轟殺淫掠在中國大地上橫行；
 呵！不願做奴隸的中華子孫，
 不把野獸們的進攻在血海中熾滅，
 我們絕不能停止戰爭！
 我們——被壓迫的人們，
 聯合世界上有正義感的大眾，
 消滅這破壞人類和平的敵人！
 不到侵略者退出國境，
 我們決不能停止戰爭，
 奮起！民族英雄們，
 衝鋒陷陣，游擊敵人，
 看！勝利之神在向我們招手
 血海中就是侵略者殞葬的墳！
 十一月二十日寫於新津

你，偉大的中華古國！
 劉蘊明

阿金

(一)
 金黃色的夕陽，靜悄悄的落了坡，映得天空像千萬條金蛇樣，
 小妹兒阿金同她的老黃臉在陰涼的小坡下，同往常一樣，
 昂——昂，昂，
 「叫甚麼？就想回窠嗎？太陽剛落坡
 昂，昂——昂，可真氣了，拉拉尾辨兒，
 昂——昂，尾辨兒擺了一擺，拉拉大耳朵，真怪！為甚麼老黃今天不聽話了！
 爬上了牛背一看，原來是對面山坡上的小三子偷割了你的青草。
 真去，老黃，爸爸說小三子不是一個好東西，
 (二)
 「小姑娘，你牛放好了，你爸！叫你回去，懶東西，嫁不脫，
 頂奇怪，這麼醜的老太婆，都那麼多話說，
 「老太婆，找話說，」想說，可是老太婆藍裏有代泥的長生果，終於沒有說，
 「好婆婆，小姑娘幫婆婆找果果」跳下了牛背，這精巧的回說，
 「小丫頭，少鬼話，你爸爸叫你快回去，」

香滑滑的，甚麼味兒，甜脆的，長生果，
 「好婆婆，你看山坡上不是么爸爸嗎？
 一老太婆斜着眼兒望山坡。
 輕快的轉着腰兒偷了一把藍裏的長生果，
 爬上了牛背，小口裏，甚麼味，甜脆的，
 「懶丫頭，哄你婆婆，同你爸爸說，明兒嫁給河張家婆，一這可真氣了，
 一老太婆，小姑娘死不嫁人，爸爸也沒奈何，
 記不起歌了，只當這是歌吧，還不是
 一樣，
 (三)
 老黃四足走得像——甚麼？飛機，對了，飛機，隆……隆……
 前天大哥不是說日本鬼子的飛機在城裏飛？
 呵！不對，茶乾不是四方形的豆腐肝嗎？
 管牠三七二十一，
 騎飛機呵！騎——拍……
 「甚麼東西？老黃你也聽見嗎？」
 藍裏麼今天同往常有一點不同嗎？
 人們呢，回家了嗎？太陽剛落坡呵！
 大楊柳下每天都有喝茶的人，
 大哥，么爸，爸爸他們到那裏去了

有着世界古老優秀民族，
黃炎的子孫，神明的華胥，
自從軒轅帥兵營衛，大禹奠定山河，
繼起者有文周孔孟……詣聖賢哲，
爲世界文物的師宗；
更有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明太

祖……
開疆拓土化育夷蠻的數代英豪，
在三千六百萬方里的土地上
孕育着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
生真是六千歲的年紀，
人祖史上的古國，有誰能與你媲美？

你，偉大的中華古國！
任你登雲俯視，或舞翼鳥瞰，
西來有崑崙天柱的聳峙，
東沿蜿蜒海水的懷抱，
浩浩江河，橫貫中流，
贊陵五嶽，氣象磅礴，
邁過長城的山海關外，
有長白山，鴨綠江，
北走塞外，達嶺可以顧盼，
南向西湖的煙霞，巴蜀天險的三峽，
憑你走遍了天南地北吧，
那處不顯示我們國境的遼闊廣大？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你，偉大的中華古國！
是天產的府庫，富庶的廩倉，
寒時，我願報西甯的羊裘，長白的貂
皮，

呢？
作怪的月亮姐姐睡惺惺的眼兒，朦朧
的臉兒，連路也難分清楚，
鑽叢的蘆葦草堆裏徐徐的響聲，是野鴨
呢？是野狗呢？還是……人呢？鬼呢？
是呵！誰能預料呢？
「老黃，走快一點吧，真的，小姑娘
我有一點害怕，」
「誰？是小妹兒你回來了嗎？」石邊蘆
葦裏響聲，
誰？像大哥的聲音；
「是……是，大哥，是你嗎？」好像多
年不見的親人樣，
許許多多想不出的話，都掛在嘴邊上，
「好妹兒，快別多話說了，牽着老黃
到城裏媽家裏去吧，就說爸爸他們不會
來了，」這話還是大哥說的話嗎？
「大哥，爸爸呢？」想要哭，可是爲什
麼哭呢？
「好妹兒，快走吧，爸爸在上村打鬼
子替媽媽報仇，」小妹兒心裏想，是呵？
媽媽替鬼子逼死了，我們要報仇呵！
「乖妹兒，你還記得媽媽死的時候對
你說的話嗎？叫妹兒好好長大，多打幾個
鬼子同媽媽報仇，」咕哽的響聲，敢是大
哥又想起媽媽了。
「可是，大哥，過幾天爸爸打走了日
本鬼子，小妹兒要回哪呵！小花可不
餓壞了牠，井邊的紅石榴，不要被小三子
偷吃了呵，柵裏的小雞兒要好餵牠，還有
……」
「乖妹兒都知道，家裏的東西大哥
會好好的守着，」還想再說，可是大哥在

傍邊緊緊吹促，只好硬着心腸走了呵，
真的，這比什麼還難過，家，還有什
麼他更好嗎！小花，紅石榴，小雞兒，還
有……
爸爸爲什麼不理我？大哥比什麼還可
惡，日本鬼子呢？這可難比了，沒有鬼子
來，爸爸會來抱我，大哥會來牽老黃，
「老黃呵！你還是走快一點吧，進城
還要翻過山坡，真的，小姑娘我有一點害
怕呵，」
（四）
月亮姐姐，你也害怕嗎？爲甚麼躲進
了烏黑雲被窩，
山坡旁的石板路，被窩蓋的是兒妹妹
羅得……
拍，暗……拍，略……
哎呀！是誰家死了人，火炮放多熱
關，
「弟兄們，這是我們的土，我們的家
，誰願讓人家搶去作殺人場，誰願縛着手
像死豬樣被屠殺！只有死在刺刀底下才是
我們黃帝子孫的下場！」
這遠遠信來的吼聲，不是在家裏時常
聽過無數遍嗎？
誰的吼聲呢？除了大哥還有誰呢？
拍，拍，略……
哎呀！不好，這是日本鬼子殺來了。
唉，老鄉呵！所以小姑娘我就流浪到
這裏來了，
對哪，阿金，我們已無處流浪了，
唉！家，還有什麼比它更好嗎？
一九三八，十一，稿

呢？
作怪的月亮姐姐睡惺惺的眼兒，朦朧
的臉兒，連路也難分清楚，
鑽叢的蘆葦草堆裏徐徐的響聲，是野鴨
呢？是野狗呢？還是……人呢？鬼呢？
是呵！誰能預料呢？
「老黃，走快一點吧，真的，小姑娘
我有一點害怕，」
「誰？是小妹兒你回來了嗎？」石邊蘆
葦裏響聲，
誰？像大哥的聲音；
「是……是，大哥，是你嗎？」好像多
年不見的親人樣，
許許多多想不出的話，都掛在嘴邊上，
「好妹兒，快別多話說了，牽着老黃
到城裏媽家裏去吧，就說爸爸他們不會
來了，」這話還是大哥說的話嗎？
「大哥，爸爸呢？」想要哭，可是爲什
麼哭呢？
「好妹兒，快走吧，爸爸在上村打鬼
子替媽媽報仇，」小妹兒心裏想，是呵？
媽媽替鬼子逼死了，我們要報仇呵！
「乖妹兒，你還記得媽媽死的時候對
你說的話嗎？叫妹兒好好長大，多打幾個
鬼子同媽媽報仇，」咕哽的響聲，敢是大
哥又想起媽媽了。
「可是，大哥，過幾天爸爸打走了日
本鬼子，小妹兒要回哪呵！小花可不
餓壞了牠，井邊的紅石榴，不要被小三子
偷吃了呵，柵裏的小雞兒要好餵牠，還有
……」
「乖妹兒都知道，家裏的東西大哥
會好好的守着，」還想再說，可是大哥在

渴時，我想飲龍井的清茶，玉山的泉水，
 餓時，我可吃蕪湖出產的稻精，遼寧的高粱，
 病時，我可服黃河沿的甘草，西藏的
 大黃，
 暇時，我愛蒙古的駱駝，張北的駿馬，
 房屋有大理的雲石，和蘭的碧玉做飾物，
 看，黑龍江漠河的金礦，班供的銀子，
 大治的鐵，筒舊的錫，
 西康的池，撫順的煤層，這些呀
 埋在山川大地，長說不完掘不盡的寶藏

你，偉大的中華古國！
 那歷代遺留下古蹟光輝，
 我想起商周鼎彝，古色古香
 西安碑林的彙集叢叢，
 還有岐陽的石碣，天水的典籍，
 我更懷念着北平的天壇，昌平的明陵，
 哦！古蹟的光輝，
 過去的史乘，
 未來的光明，
 似春天櫻欄的朝霞，抗戰，
 中華民族復興的明燈，這些
 今後當永遠照耀着你的子孫共存！

十一月四日
 空軍頌
 煙波
 嵐十月十日於新津

軍長和我們算賬

戰地通訊

馬成鵬

這是一個晴明的秋天早上，在以出產瓷器著名的世界的景德鎮，我們的軍長和X戰區副司令長官，出現在一個三百多軍官的聽講席上。當着這個莊嚴的場合的序幕還未正式揭開時候，在座的同志們都交頭接耳的說：「軍長今天要算賬」我來到本軍，雖然也快到半年，但是因為在作戰，很少有集合在一個地方的機會，因此竟還沒有聽過軍長正式的演講，甚至還沒有見着過軍長的面，今天他要來算賬，事情恐怕有相當的嚴重，我當時爲着好奇心的驅使，曾經問了好幾位同志「軍長究竟要算甚麼賬？」然而都是得的一種含糊的答覆，依舊使我摸不着頭腦。一直到軍長的談話結束了，我才恍然大悟。

原來我們這位軍長，不長於說話，演講起來，聲音小而土話多，演講的姿勢，很像和一個人在屋子裏坐起談天一樣。他是一個數學的腦筋，譬如全軍官兵，傷亡多少？俘獲敵軍幾何，射中敵艦若干？這一些數字，在他的腦子裏隨時都有計算的。數字的報告，就是他每次演講的中心材

料。據說是在武漢，軍長之熟於數字計算，曾經得過最高統帥的嘉許——統帥問道：「第X軍抗戰以來傷亡多少？」他一點不遲疑的立刻報了出來；「X千X百X十。」統帥說：「X軍長很不錯！」

演講開始了，首先是X副司令長官分析國際局勢和判斷我們的抗戰前途，接着就是我們軍長談式的演講：

「我隨時和大家講，我們要愛護老百姓，不要以爲穿起了一道三尺五，拿了一枝槍，就可以欺侮人家，要曉得我們原來也是老百姓，自己應該反省反省；老百姓就是那條子不對的地方，也情有自己吃一點虧。我們過去的表现，有好多都是不對的，從今以後，我們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才行！」這是他的開場白，據說他每次演講，開頭差不多總是這幾句話，事實上，他的行爲也很能和他的說話符合，他隨時都在考察着，深恐怕他的軍隊有一點對不起人民的地方，最近皖南二十幾縣民衆，呈獻了一面「功在國家」的錦旗，這可以說其他一片婆心博得了民衆愛戴的結

敵人的雲鳥

展其殘暴之對於成都的上空，
我們空軍迎着戰鬥，
看啊！

翻騰狡捷似燕鷗，
忽上忽下，

時西時東，
把敵機弄得投窮，
欲逃也，

圍困重重，
恨天不鏢，
地無絲，

聽啊，
皮皮卜卜，
略略冬冬，

轟然一聲，
但見黑煙沖，
慢慢地由近而遠，

消逝在白雲中，
呀！

那不是擊落敵機嗎？
果然，

在五號午前八鐘，
報載：

「擊落敵機三架，
二架墜仁壽，
一架落射洪」。

這密密的數字，
供我快樂無窮，
空軍將士啊！

果。

「我們抗戰兩年多了，」他繼續談天：
「我要和大家算一個賬！」這算是打入了講話的本題，他微微停頓了一下，我是聚精會神的在聽着他究竟如何算賬：

「抗戰兩年以來，本要究竟傷亡多少？敵軍的損失如何？你們大概是不曉得的，甚至有些沒有自信心的人，也和外人一樣說我們打仗沒有努力。我今天就用數字來說明；本軍的傷亡，在軍部方面是十人，××師是一千六百七十七人，××師是七千六百零六人，××師是五千九百六十六人，總共是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九人，你們想想，我們全軍有多少人，傷亡了這樣多，還說沒有努力嗎？沒有犧牲嗎？現在再說敵方面的，我們俘獲敵人戰馬三四百匹，七兵四名九四加農砲一門，丁式步兵砲一門，迫擊砲一門，裝甲車二十八輛，重機關槍兩挺，三八式輕機關槍五挺，……

……其餘的普通槍枝彈藥和電信材料等軍用品，可說是不計其數；至於敵人的傷亡，那是上面整個加以統計的，數目當然不在少數，還有，自從去年八月至今年九月為止，我們擊沉了敵人的軍艦三艘，擊傷了四百八十艘，所有這些都是我們苦戰的

成績。」軍長一口氣把這些數字報告完之後，用一種很愉快的口氣，結束了他的演講：

「在抗戰到現在，我們是越打越強，敵人是越打越弱，這並不是我們自己說來安慰自己的話而是有事實擺在眼前的。譬如在起初我們要死三四個，敵人才死一個，現在就不然了，我們死一個，敵人要死兩個。我們再有一個很顯著的進步，就是作戰的經驗比以前豐富得多了，拿我自己來看也就得到，我們只要這樣打下去，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算賬似乎沒有甚麼趣味可言，然而我們軍長這一類的賬，却使我們異常感到興趣。

由於這一次的講話，我覺得我們這一位軍長頗有些和他人不同的風味，因此引起了我的研究的念頭，結果便知道他平生的「一些事蹟」。

他是四川人，是四川的軍人，而且是四川軍人的先進，川中將領，很多喊他做先生，他對人和平，對部下寬和，據很多隨時接近他的朋友說，他從沒有沒部下隨便罵過，也從不輕易處罰一個人。他遇着部下在辦理公私事務的時候，總是遠遠

你們這次勝利，
不僅供敵人遭受打擊，
而且——
繼了你們應盡的精忠；
不僅為中華民族吐氣，
而且——
堅築了最後勝利的鐵宮；
你們真光榮，
偉大，
功豐；
但，
須記取，
敵機還會再，
希望你們努力準備，
用血和肉去把它掃滅得無跡無蹤。

奮起吧！成都 鐵軍

成都：有人說你是小巴黎，
也有人稱你是西方堪察加！
你具有恬靜與幽閒，
也存着荒淫與無恥，
民族解放戰爭的烽火，
曾點燃過你一時的熱情，
救亡的浪潮沖擊到各方。
而今呢？
你安靜得如一池死水，
紙醉金迷殘蝕你靈魂！
華燈染紅了天空，
笑聲誇耀着太平，
汽綫型的汽車，
在街面任意飛馳！

的走開，免得惹起人家的麻煩；遇着部下
在睡覺嗎？他就很快的走過去，深怕把睡
覺的人驚醒了。他尤其愛護民衆，要是照
他的理想完全實行出來的話，他的軍隊又
不會擾民的；因此人們給了他一個「道德
軍人」的稱號。

他還有一個饒人皆知的特性，就是捨
得用錢，據說他的軍部裏面的職員，是
超過額定人數一倍以上的，這些額外的人
員，還是按月發餉，他又處處愛漂亮，開
追悼呀，安撫傷病官兵呀，……無一
不是從優辦理。又如××師是在皖南贛北
沿江一帶，担任掩護砲兵射擊敵艦的任務
，那麼，擊沉敵艦一艘，獎金若干元，擊

傷一艘又若干元，他都有詳細的規定；幾
個月來，敵艦損失如此之大，不能不說是
由於他這種鼓勵的結果。他這些錢從那裏
來的呢？大部份是他自己挖腰包；據說兩
年以來，他從家裏寄出的錢，已經是×萬
×千了，因為他仕公私方面都捨得用錢，
所以人們在背地裏又喊他做「×公爺」，
當然，這並不是惡意的。

他的年紀已經在半百左右了，然而還
是很健康，我們希望他能够健康得更長久
一點，因為在我們抗戰陣營中，不能缺少
這樣的人物的。

——二十八年十一月於東戰場——

誰謂西北多苦貧

屈義林

誰謂西北多苦貧？遍地小米如黃金。誰謂西北多苦寒？遍地
棉花似雪山。老翁擔擔走長路，孩兒顛面銀鬚鬚。壯男雙臂堅似
鐵，力挽牛車泥土裂。更有婦女勝強男，出營田畝入營餐。呼嗟
乎！西北！胡爲長苦寒！

影戲場的廣告，
滿目香艷纏綿，
這就是後防的重鎮！……
紳士淑女，
快樂地行於大馬路！
達官貴人，
正在興建金碧的華屋！
這也是戰時的景象！……
成都的！
祖國需要你！
快復活你的熱情，
不要安閒得無氣無聲。
你，鄉村裏滿山遍野
密佈着黃金色的稻穗；
你，城市中無數羣衆，
都努力在生產創造。
你——文化的中心！
你——經濟的堡壘！
快負擔起「拱衛抗戰」的重任。
掀起奔放的洪流，
舉起鮮紅的火炬，
人們的身隨洪流而站上崗位！
人們的心隨火炬而吶喊勝利！
成都的！民族復興根據地的成都！
我歌唱你偉大的新生迅速來臨。
十，二十，一九三九作

評「自由的旗」

斯因

最近你朋友處看到一本「自由的旗」，是作者覃子豪君收集他最近所作的二十五篇短篇詩作所印成的一本美麗的集子，從牠的命意和每一篇所給予我們的印象，我們便可以知道這本詩集並不是那些無聊的詩人們用以遺懷的一些吟風弄月的東西，也並不是無病呻吟者所哼出的頹喪的聲調，而是一種現實的，生活於戰爭中的一種悲奮和激昂的交響。

營侵略者的兇鋒日益伸張，人類和平感受萬分危迫時，當我們已感到無可容忍的恥辱和滅亡的威脅時，我們便會發出最後的吼怒，誠然，這吼怒是爲了要爭取自由和生存而發出的；「自由的旗」也正是「被侵略者踏碎了的國土上生活着的悲痛的青年的呼籲」。

因爲牠所表現的，正是一種堅強的「意志和熱情底力」……是一種個人的與羣衆和時代之間的情緒綜合的集體，所以這些「我們幾世紀以前不曾聽到過不能唱出的歌」給予我不不少的興奮和刺激，於

是，我是那樣熱情的歌唱着，但我不願獨自歌唱，我還須把牠介紹給每個所欲聽到的「我們幾世紀以前不曾聽到過不能唱出的歌」的具有熱情的青年們同樣唱着，因爲，牠正是爲我們而呼籲的呀！

「自由的旗」，不是出於偶然的，而是現時代中的一種必然的發生，因爲牠是「屬於脫離了窒息時代」的產物，所以牠底價值正如一個守土的戰士所創製的那種光榮的史實同樣不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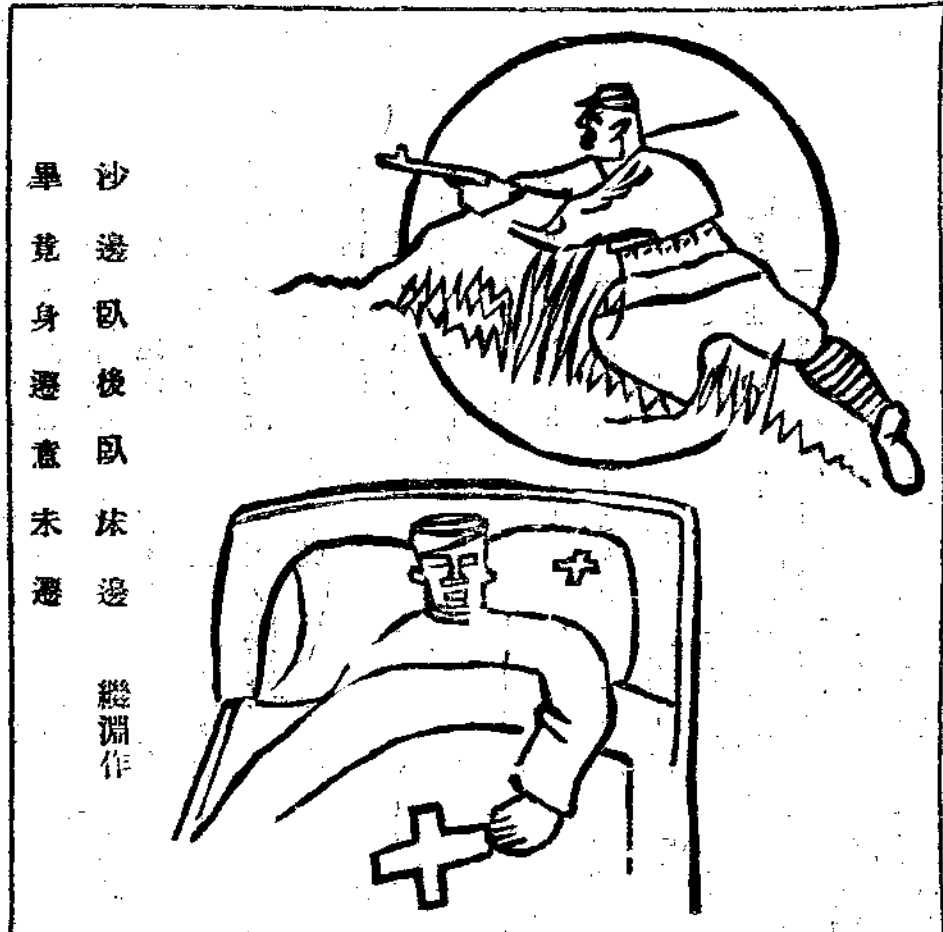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要明瞭作者底詩的健壯的姿態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我們只要看他的「給一個放逐者」便可以知道；他是從許多日子以來便在敵人的侮蔑和壓迫之下鍛鍊出了一付反抗的精神。現在他是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了，他同樣拿起了抗戰的武器而爲祖國爲自由而爭鬥了，他滿懷着泰伊納的心情，和海涅的理智，在那偉大的時代的洪流中，追求和擁護着袖克斯和他的同志們交替下來的「自由的旗」，做一個「解放人類的戰士」。

醫院 (隨筆)

老婆從醫院裏出來，好像受了好多的委曲似的，對我宣言：「以後就病死了，我也不再住醫院！」

由於她那話氣的堅決，使我不相信她這話是有點來頭，並不是普通的考問，第一我發覺在安定的後方的所謂第一流醫院，其腐化黑暗還是和前線設備不完全的戰地醫院相差不多，甚至比前線戰地醫院還有甚麼辦法呢？在病友的性命操縱什麼醫生的手裏的這種情形之下。這裏是一個戰地醫院的故事

一個副師長——說是我的一個朋友吧！因為在那個亂戰的時期，他受了很重的傷，在那個亂戰的時期，他受了很重的傷，在那個亂戰的時期，他受了很重的傷。他受了很重的傷，在那個亂戰的時期，他受了很重的傷。他受了很重的傷，在那個亂戰的時期，他受了很重的傷。



沙邊臥後臥床邊 畢竟身遷意未遷 繼淵作

在我這位朋友的腦子裏，還沒沒有想到醫院裏的人些是把他放的一個小兵的位置上，只以為是醫院的規矩是首先要醫下級的官兵

於是他又耐心的等待着。他這樣想的。於是他又耐心的等待着。他這樣想的。於是他又耐心的等待着。他這樣想的。於是他又耐心的等待着。他這樣想的。

然而，在後方的大醫院裏，更有錢與否來決定病人的生死的。然而，在後方的大醫院裏，更有錢與否來決定病人的生死的。然而，在後方的大醫院裏，更有錢與否來決定病人的生死的。

(完)

雙江度

洪流 (四)

李子華

黎克儉在輾轉反側未能入睡的床上，泛起了這樣對於時局的認識。對洪流發生無限的憧憬，同時也對洪流有新陳代謝及淨刷的作用，贊美洪流！

戰爭是殘酷的，戰爭對於個人所加之痛苦，是無可避免的！戰爭給與個人損失，也是無從期待補償的，在此偉大的歷史的洪流中，這是逃不了的命運，年無分老幼，性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通通在無可避免的情勢下，在洪流中激盪，洪流將無情的吞噬了一切，怎樣才能在這次激流中，掙扎翻騰、渡登彼岸呢？

他想到此地，不免悽惶了！這古城與天津的淪陷，真會掀起戰爭的洪流嗎？東北四省的淪喪，還不會發生着這燎原的烽火，北平天津失陷，就真會爆發了中日兩國的戰爭嗎？也許不至於此吧，但距戰爭的到來，想不會隔好遠的，或者說已到了戰爭的前夜吧！可是，這一切還不是戰爭嗎！只是是否會還關過去的玩藝一面交涉，一面抗戰呢？淞滬方面，不是正在激戰嗎？南口不是已經在激戰嗎？平漢路和津浦路上，還不是激戰嗎？這一還不足以說明中日兩國已經正在作戰嗎？不是只有抗戰并未交涉嗎，激激的戰爭洪流，已經滔滔洶湧泛濫着，是的！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這種滔天的洪流，泛濫而至，正不知其所止的，短期內想得到解決，那不算夢想麼？

戰爭是這樣的擴大了，洪流是這樣的滔天泛濫，一時是不會回復到和平的，要是不再不下最大的決心和勇氣，離開這個古城，將來不是會坐受困苦嗎？決心離開北平回南去！愈速愈好！

妻子，小孩，老弟，連自己一共四人，但一切責任不都是担在自己的肩上嗎？而且也不容自己辭卸這種責任，他們同南的一切旅用，自然要自己負擔，同時他們的安危與照應，也是自己少不了的一層顧慮，自己一個人可以冒險吃苦而不辭，但他們呢，能讓他們吃苦嗎？能讓他們冒險嗎？可是在迫切的今天，洪流的推移與激盪，能讓我們週全顧慮到這一切嗎？黎克儉完全被這些問題佔了他的頭腦，翻來覆去的思索，解答他自己的疑難，幾乎他已經不能給這問題作一個具體的解答，因為，他的腦海中就好像被這偉大的洪流所沖擊，也許他將隨着洪流的湍激走向偉大的境界去。

(本篇暫完)

編後語

編完了第四期，編者心中感到真大的興奮和愉快；第一是投稿的踴躍，差不多每天我們都要收到一兩篇稿子，但是很抱歉的却有限，這期希望諸君加以原諒。第二是讀者寫的來訂閱，我們在各方面愛護之下，以後自應當加倍的努力，來酬答盛意。這一期的小說，有中尉夫人，傅雲雨君在本刊上，已不算是生疏的名字了，用不着再介紹。戈止君還是個二十歲的青年，但他這格不凡，逸趣超群，阿金，却新穎別緻，獨創一格。非常有趣，更證明了一言一行，到後來看的人，高談闊論的人，往往都是不能力行的！

本期的詩都選得精粹，陳默君現在重慶，在中都的女中讀書，魏積忠，劉德明兩君，現任成都的藝文工作者。他們都應以經常在本刊寫稿，特此向他們致敬！

本編者加林君，有藝術家卡氏君，都能在本刊寫稿，本刊寫稿作畫，編者特向他表示謝忱。

此外，錢江度，李子華，斯因諸君的再稿，已見過多次了，這真勿庸再誌。

下期有夏迪蒙君譯，高爾基原著之短篇小說一書，特先為介紹一下。

(憶濤)

伊蘭布倫 (四) 斯因

十
於是，喀爾格巴圖——
一個少年的英雄，
率領着這一切鐵的騎隊，
奮勇地踏上了民族的前線。

十一
六月的風，飛沙，
滿仰着晨光的天幕，
勇猛的步伐，
阿拉伯牧人的歌，
戰爭的呼嘯，

美麗的貝爾湖畔……
這些從車臣汗各個村落中
映現着的一切，

到處都上熱烈的歡呼，
他們在為勇士們預祝：

「嗶，嗶你，勝利！」

「嗶，祖國，勝利！」

他們以急奏的步伐，
和雄壯的歌聲：

「前進，

前進，

前進……」

這民族的怒吼，
這從每顆心發出來的熱烈的熱情，
決定了祖國的新生，
——勝利的新生！

十二

夜，龐大和溫柔，
牠好像聖母瑪麗亞的女侍，
伺候着這悲慘的世界。
古羅馬戰場的景色，
已在地球的東邊浮起。

哈勒欣河伴着這無邊的嚴肅。
無始無終的奔流，
在牠的旁邊，
擁立着無窮的戰士，

時刻都和牠息息相關。

鉛色的星光裏
隱約透露着軍營的夜色；
一頂一頂的帳幕，
互伏在廣闊的大野中，
極端的森嚴。

遠處，戰馬在嗚嗚地嘶鳴，
哨兵們時刻守望着前面；
喀爾格巴圖和他的英雄們，
一心在等候攻擊的命令，
準備渡過哈勒欣。

突然，步哨的槍聲響了，
沉寂的夜氣，開始在緊張的動盪，
像是預感到那幕悲慘的景色，
不久便要展開的眼前，
那是大戰爆發的號聲。

隨後是一陣劇烈的響動，
機關槍，迫擊砲，加農，一齊發作了，

一顆顆火蛇似的流彈，
穿過了夜底冗長的穹窿，
猛烈的爆炸，不安的震撼。

那血樣般紅的烽火，
燃燒着遼闊的原野，
燃燒着一個黑暗的黑夜；
不久，槍聲又漸漸地稀疏，
但哈勒欣仍然在不息的奔流。

十三

沉重的長夜從緊張的醞釀中過去了，
光明從戰雲的氣息裏醒過來了，
這是一個平和的早晨，
天色還沒有全亮，
一羣英雄們爭先渡過哈勒欣河東岸，
即刻便要開始向敵人進攻。

(未完)

本刊出版叢書預告

西 部 文 藝 叢 書 之 一

伊 蘭 布 倫

這是一本長篇故事詩集，是以哈勃斯河為背景，描寫一羣蒙古青年男女在祖國而戰鬥的那種可歌可泣的英勇史實，可以說是一篇美麗的抗戰史詩。作者斯因君最近的精神傑構，凡愛好詩歌的讀者，不可不人手一冊。本書最近即可出版。

西 部 文 藝 叢 書 之 三

從 軍 瑣 記

謝逸樵作

本書是一部長篇連環分段的散文，時期自二十六年秋至二十七年夏，地域約分為南京，廬山，江陵，武昌四處，內容有史實的紀述，名人的素描，莊嚴的故事，幽默的逸語，是作者受訓期中實生活的紀錄，文筆流麗，取材精警。全書共分二十段，約六萬餘言，除按期在本刊登載外，現正搜集插圖，不日即將出版。

西 部 文 藝 叢 書 之 四

春 風 集

衣 寒 宋 著

本書包括斯因與休琴兩君最近所作的七個短篇小說集，內有斯因的一梨園一中尉夫人一殉難者一夏底揚子一被搶棄的靈魂一五篇，以及休琴的一夢滿之死一蝴蝶一兩篇，都十萬餘言，文筆清麗流利，生動感人，尤稱抗戰文藝之佳作。本書最近亦可出版。

中 尉 夫 人

斯 因 著

這是作者宋寒衣君繼漁家之後的第二集詩作。宋寒衣的作品在國內詩壇上早有定評的，本集計二十篇，只要是一個愛好熱情奔放的詩作的讀者，總應讀以先觀為快，刻正印刷中，不日即可出版。

本刊特別啟事

敬啟者：本刊因鑒於最近紙張印刷日益高漲，為減少本刊之虧損起見，茲決定自本期起，將定價酌予增加，改為每冊零售國幣八分，藉資彌補。關於出版日期略延遲，並祈諒察為幸！